

176281

一颗红太阳革命

——介绍几个老共产党员的模范事迹



120
872

一顆紅心為革命
——介紹幾個老共產黨員的模範事跡

※

浙江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
杭州武林路萬石里

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號

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刷·新華書店浙江分店發行

※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 1/2 字數22,000

1958年5月第一版

1958年7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數：2,081—27,092

統一書號：T10103·154

定 價：(5)一角二分

B
18120
33872

176281

一个好党员、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，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，关心人民的痛痒，懂得人民的心；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，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，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，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；他有事找群众商量，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。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，我们就永远有无窮无尽的力量。

——刘少奇：“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”

目 錄

一顆紅心為革命·····	(1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——記傅興貴同志的工作、思想、生活

紅軍團長當農民·····	(31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豪迈的事業·····	(39)
------------	--------

——訪長期在農村艱苦奮鬥的瑞金縣縣長劉輝山同志

一顆紅心為革命

——記傅興貴同志的工作、思想、生活

一、在革命鬥爭中成長

1916年，在麻城县王福店鄉傅家旁的一個貧農家里，傅興貴同志誕生了。從童年起，他就飽嘗了被壓迫被剝削的痛苦。1927年，那里鬧起了革命，建立了蘇維埃政權。在這個革命的搖籃里，血的鬥爭使幼年的傅興貴懂得了要想翻身，要想過好日子，就非得革命不可。

1931年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，傅興貴同志還只十五歲，就在“打倒土豪劣紳”的口號下參加了蘇維埃乘區（即現在乘馬崗區）十二鄉游擊隊。由於黨的培養和戰爭的鍛煉，傅興貴同志迅速的成長起來了，1933年他光榮的參加了共產黨。

在河南盧氏縣的一次戰鬥中，傅興貴同志的左腿被蔣匪軍炮彈打傷了，傷口有茶杯口大，血

还在不断的往下流，可是他仍然拄着拐杖坚持和敌人作战。

为了北上抗日，傅兴贵同志所参加的紅軍二十五軍，化整为零，向陕北挺进。当时空中有敌机扫蕩，地面有追击的敌軍，一路上不知經历了多少次战斗。在棗阳新集的一次战斗中，正是冰封雪盖的严寒季节，棗阳新集的平地 and 山崗上到处都是四、五寸厚的积雪。沒有叶子的棗树刺，象一根根利剑一样，布满山崗。在这里和四倍于我軍的敌人展开了一场三天三夜的殘酷战斗。担任通訊班副班長的傅兴贵同志和其他战士一样，在三天三夜中沒有吃一点东西和閉一下眼睛，参加了七次冲锋。草鞋破了，長褲被棗树刺撕成短褲，膝盖以下都流着血，全身找不到一个銅錢大的好肉。枪彈还是象下雨似的在耳边飞过去，大家都在前仆后繼的打击敌人。这时傅兴贵同志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通訊任务，并曾兩次出生入死，从枪林彈雨中搶救出两个伤员，同时又冲到火力点最激烈的地方，倚在牺牲了的同志身上，坚持战斗，最后终于击退了敌人，突破了重圍，随着大軍繼續向陕北挺进。

軍队过秦嶺时，山上的雪很大，遇到一个妇女，身上只穿了一点單衣遮羞。傅兴贵这时是排

長，問她她不答話，只說沒有衣服穿，傅興貴同志就把自己的衣服給了她一套。這件事使傅興貴同志連想到那里都是富人少窮人多，富人富到頂，穷人窮斷根，只有紅軍只有無產階級才能使穷人有吃有穿，傅興貴同志总是把这些穷人記在心里，一刻也沒有忘記。

1937年傅興貴同志参加了有名的平型关战斗，全部消灭了日本的精銳部队板垣师团。后来在山西余家河和日本鬼子的一次遭遇战中，担任連長的傅興貴同志，身負重伤，兩顆机枪彈穿过了他的頭頂，由于傷口在头部，神經受了很大的破坏，失去了知覺七、八天。伤好之后，傅興貴同志虽然有在部队繼續干下去的決心，但因为負伤过重，不得不离开了部队，以殘廢軍人的身份进入延安荣院，并在診療所担任指導員。

二、頑強的學習生產

1951年夏天，傅興貴同志遵照党的指示，复員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傅家塋。

离开了二十多年的家乡，因受到反动派的严重摧殘，原来七十多戶三百多人的大灣，現在只剩下三十七戶一百多人，到处是殘牆斷壁了。乡

亲们告訴他，我們傅家塆現在人們把它改叫“脚魚冲”，意思是說地痞流氓还在利用聚賭抽头形式，象漁人捕捉脚魚一样，在这里搜括貧苦农民。农民生活

上还很貧困，有二、三戶人家在要飯，还有人打長工、短工，缺粮戶也不少。同时从乡亲们口里，他知道自己家庭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慘况。哥哥被捉去杀了，七十多岁的祖母被活活餓死



傅兴貴同志复員回到了自己的故乡。

(曹劍峯插图)

在大門弄內，其余的八个人也先后死亡，十一口人的家庭只剩下参加紅軍的傅兴貴一人。房屋被毀坏完了，回来后无处投宿，只得住在貧农傅兴菊自动讓出的一間牛虱很多的牛欄里。鍋、灶、碗、筷什么也沒有。复員費只有一千斤小米，五

百斤大米，天气又很热，爱人是延安人，不习惯这里生活，一天到晚在闹。但是傅兴贵同志并没有为自己所遇到的困难感到灰心，也从未向组织上要求过任何帮助。而是一方面增加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；另一方面想到解放了，土改了，政治上虽然翻了身，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并未完全改变，于是下定决心，要“为人民的革命事业……在后方流尽最后一滴血”。他说服了爱人，安下了家，学会了生产，继续领导着这里的人民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。

傅兴贵同志在学习农业生产上并不是没有困难。参加革命时才是十五岁，没有完全学会这方面的知识，而二十年来，南征北战，对农业生产当然就更生疏了。他首先碰到的就是技术上的困难，同时他又是一个残废军人，体质很弱，困难就更多了。他想怎么办呢？不劳动吗？不行，党是要我回来领导生产，不是要我回来享福的。同时也想到：只要努力学习，困难是可以克服的。于是：他坚强的干下去，并没有为困难所吓倒。

他第一次去犁田，还没有犁上三转，犁轅就折断了。他没有灰心，他想：打仗那样难，我都学会了，耕田难道我就学不会吗？于是他很快到王福店又买回一柱新犁。但是他对新犁的初次使

用，同样缺乏知識，不懂得新犁先要放在水里浸漲的道理，一买回后，就拿到田里去用，不一会，犁楔就掉了，再过一会，新犁又垮了。这时，他还是沒有灰心。他想，水田里难犁，我为什么不到旱地里去試試。他抱了新的希望，第三次在旱地里干起来，忽然犁尖碰到树根又折断了。

这时，傅兴貴同志心里很发慌，头上汗水直流，就坐在地下，反問自己說：“傅兴貴呀傅兴貴，党要你回家領導羣众，发展生产，你凭什么本事呢？”想了一会，忽然想起一句古話“想学好，要問老”，自己为什么不去找老农民学习呢？

傅兴貴同志想到这里，馬上站起身



“想学好，要問老”，自己为什么不去找老农民学习呢？（曹劍峯插图）

来，去找老农傅兴田。在傅兴田的帮助下，当天就学会了犁田，根据学犁田的经验又继续学会了用耙和耖子等农具，田里、地里的农活，样样就能干了。

学会了生产，是不是再没有困难呢？还有。他头上的伤口，一遇到天阴下雨就痛，在大太阳底下晒多了也发晕。那时他种的是九斗五升田，三斗地，没有坚强的意志是干不了的。一天中午，傅兴贵同志在花生地里薅草，因为太阳光很猛烈，晒得头发晕，他还是勉强支持，突然心里一慌，眼睛一黑，扑通一下，晕倒在地下。等苏醒过来以后，又慢慢爬起来，拿着锄头，咬着牙继续薅下去。

他不断谢绝了乡里派来代耕的人，同时也谢绝了弯里冯少卿、冯兴田等七个自动来帮忙的人。他说：“我们这里是田地多，劳力少，你们快回去做自己的吧，各人把各人的做好了，比帮我还强些。”傅兴贵同志这种克服困难，忘我劳动的精神，使全弯的人都很感动。每个社员在遇到什么困难时，就会说：“兴贵三哥能干，我们为什么搞不得”，都以傅兴贵同志的榜样来勉励自己。

三、坚决反对剥削

傅兴贵同志回来后不仅在生产技术上和身体条件上遇到许多困难，同时小农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势力也不断的向他展开进攻。而傅兴贵同志表现了共产党员、老红军战士的坚定意志，毫不动摇的——予以回击。

初回来时，同湾做小商的傅崇和看到傅兴贵同志有点转业钱，又识些字，要他和他们一起做“生意”。他说：“这是剥削”，坚决拒绝了。后来做生意的越来越多，正是1952年初搞互助组时，同湾一个专靠杀猪聚赌过活的傅兴林一天跑来说：“兄弟，你真傻，头破血流回来，这苦做什么，不如请个长工，自己做点生意，那样日子会过得好多了。你看，我一家五口人，也不种庄稼，半年屠户，一生富人，日子过得多好。”傅兴林一边说，傅兴贵同志一边想，杀猪的快活倒是快活，可是我拿枪打了二十多年，就是为了打倒剥削，现在我去做生意，剥削别人，不是我自己拿枪打我自己吗？想到这里，他不等傅兴林说完，就不耐烦地说：“我不是做生意的人。”但是傅兴林还不死心，继续说：“只要你

出几个錢，搭在我們一起，幫我們寫寫賬，收收錢，保證你賺錢。”傅興貴同志听了更不耐煩，就对傅興林說：“我不会寫賬，也不会收錢，这是剝削，我不能干。”傅興林还是嘻皮笑臉地說：“这算什么剝削，这是將本求利。”傅興貴同志便和他算开了剝削賬說：“你十六兩买进，十三兩五錢卖出，人家杀了一头猪，吃不完，存在你这里，你又以这些肉慢慢地小秤卖给人家，以人家的本，賺人家的利，这不是剝削是什么！”傅興林无法回答。經過多次教育，現在傅興林也变成放棄剝削，靠劳动过活的农民了。

有一次，灣里有几戶困难戶青黃不接，他就將自己轉業回来所領的大米借了八斗給他們。秋收后这些人借一斗的加三升还他，他拒絕



“……这不是剝削是什么！”

(曹劍峯插图)

了。羣众說：“三哥，你真傻，三升剝还不要，这是應該的，以前我們借一斗要还兩斗，这样都借不到。”傅兴貴同志說：“你們要还就照原來借的还，多一点我也不要，不还都可以。”

傅兴貴同志之所以这样反对剝削，之所以这样頑強不屈地向資本主义思想展开斗争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：“我最反对一家飽暖千家寒的”，他經常用古語“賭博錢，当日錢，买卖錢，三十年，劳动錢，万万年”教育羣众。他坚持了两条道路的斗争，终于领导全乡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。

四、和人民羣众血肉相連

傅兴貴同志懂得人民的心，关心人民的痛痒，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，他真是和羣众同呼吸共命运。

傅兴貴回乡后，当过二十年長工、討过几年飯的傅可祿老人是他最积极的支持者。傅兴貴同志組織互助組他第一个参加。1954年大旱，傅兴貴同志要他抗旱他就不分晝夜車水。一直跟着他轉初級社，轉高級社，生活一天天上升，五十多岁的人越干越有勁。傅可祿从傅兴貴身上感到党

的领导的正确，傅兴贵从他身上看出了贫雇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信心。1957年傅可祿病危，要人把傅兴贵找来说：“过去受苦时我活着，现在合作化了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，我又要死了。”他要求找人抬他去看社会主义（社里新盖的俱乐部），看完回家就去世了。傅兴贵同志总不愿谈起这件事，一谈起来就免不了要落下阶级同情的眼泪。

他时时刻刻的关心群众，总是尽量设法帮助群众解决困难。

一天，傅兴贵同志从二社社员谢方兴家门口过，谢低着头，也不和他打招呼。他心想，这里面一定有問題，于是决定进谢家去看看。一进门，谢的爱人也没有象过去那样迎出来，他以为她病了，就走进她的房里。这时谢的爱人睡在床上，傅兴贵同志问她是不是病了，她说是“生细仔了。”又问她生了几天了，她说“有十多天了”。“生了十几天了怎么还不起床呢？”这一问她低着头不做声，傅兴贵同志又问她是不是有什么困难。她这才对他说：“我就是一条裤子，生了小孩将我的裤子撕做包片了，没有穿的起不来。”傅兴贵同志听了很同情的说：“怎么不早说。”他马上回去和自己爱人商量，在她仅有的

三条裤子里选了一条最好的送去。还给了五角钱叫谢买红糖，说：“给你爱人调调血。”并和社委商量适当加点轻活给谢做，以便增加工分解决困难。

1956年刚转社，傅兴贵同志当社主任，买了十四头牛交给傅兴国、管启贵两人饲养。一天，傅兴贵同志家里的早饭已经拿到桌上，傅兴国气冲冲地进门就喊：“三哥你在屋里做闺女呀！怎么也不到我们那里去看看。”刚拿起碗筷的傅兴贵同志，忙把碗筷放下，一面让椅子给他坐，拿饭给他吃，一面解释说：“这三天太忙了”。还笑着问：“为什么这大气？”傅兴国没理会这些只说了一句：“牛，我们不放了。”说完就走。傅兴贵摸不着头脑，饭也顾不上吃，就赶到放牛山上去找他们。

本来傅兴国打算什么也不说，只准备把牛交代一下就走的，但一看到傅兴贵同志饭也不吃就赶来了，反而觉得不好意思。于是慢慢地谈出了他们的心事。原来是牛不好放，驯良的不说，性烈的满山跑，山又大，半天找不到，人累得要死。家里盐没吃的，自己烟没抽的，帽子也没有戴的。傅兴贵同志听了他们的话以后，就替他们想出了看管的办法。叫他们把一个人牵着好放的

熟牛在前边引路，把一个人拿着一根長竹竿在后边赶，把爱跑的四头牛的牛頸上各系上一个鈴，要是跑了，就很容易找到。第二天傅兴貴同志又用自己的錢买了兩頂草帽，四斤鹽，兩包絲烟亲自送到山上去，并細心問：“你們还有什么困难沒有”。当傅兴国看到傅兴貴同志跑得直喘气，头上不断流下汗珠，被感动得流出了兩眶眼泪，只是不住摇头，半晌才說：“再沒有一点困难了。”管启貴也表示态度說：“你好好招呼自己身体吧，請放心，我們死也死在山上，死在牛旁边。”

有一次，他檢查生产到二社八队，发现陶木甫、陶木堂、郑良玉三个社員沒出工，他就問隊長，隊長說：“他們懶嘛。”傅兴貴同志知道他們不是爱偷懶的人，不出工一定另有原因，便亲自到这些社員家里去訪問。陶木甫家因小孩生一头疤，找社里借錢沒有借到，在家里生气。陶木堂、郑良玉則是因为家里无鹽吃不願出工，于是他將自己的伙食錢分三块給他們，解决了这些人的困难，他們馬上就出工了。別人問他，为什么考虑这么周到，傅兴貴同志說：“我是本地人，又是乡总支書記，誰家有困难，我当然應該知道。”